

桂林底撤退



黃藥眠著

[

黃藥眠著

桂林底撤退（長詩）

群力書店印行

柳老指心

曉之書局發行

獻詞

我願意自己

變成一個巨大的豎琴

爲千萬人的悲苦

而抒情！

——作者——

848
168.3-1

•1•

目錄

桂林——無憂之城·····	(一)
勝利城的陷落·····	(八)
難民群的進軍·····	(十一)
謠言，謠言·····	(十八)
將軍·····	(二十二)
疏散·····	(二十八)
亂離·····	(三五)
變幻·····	(四〇)
祖國的兒女們·····	(四五)
墓地似的街上·····	(五三)
湘江的夕暮·····	(五六)



3 0526 7035 7

689223

寂寞的月亮·····	(六三)
環湖路·····	(六七)
號外!·····	(七〇)
重逢·····	(七三)
照舊又是太平!·····	(七七)
背叛·····	(七九)
潰散·····	(八一)
夜奔·····	(八四)
火車·····	(八八)
這好像是世界底末日·····	(九七)
難民交響曲·····	(一〇一)
沒有兵嗎?·····	(一〇八)
逃難，逃到什麼地方?·····	(一一二)

夜宿·····	(一一六)
追兵！·····	(一一九)
火星·····	(一二三)
悼念·····	(一二七)
咒詛·····	(一二九)

桂林底撤退

(長詩)



一 桂林——無憂之城

唉，想起來

那好像是不久以前的事情。

那時候，

桂林城是睡在

幸福底牀上，

而戰爭，

啊，那可怕的戰爭，

却像是

一幅美麗的風景畫，

掛在遙遠的
洞庭湖的旁邊。

啊，桂林，

那真是無憂之城啊。

十字街口，

音樂在奏着

商品的舞曲；

廣告畫上，

塗抹着誘人的

少女的乳胸，

大出喪的隊伍，

浩浩蕩蕩的

護送着窗戶，

進入墳墓；
投機家的夢。

是雲，

鑲着淡紅色的金邊。

桂林，

真是好繁華哪！

黃金，

在高貴的玻璃櫥裏

燦然地笑了，

他跟着

那貶了值的人，

又瘦又寒酸，

因而更感到

牠自己的自尊和驕傲！

啊，桂林，

誰還記起戰爭！

大飯店的櫥窗裏，

寶玉色的磁盤

盛着紫紅的醃肉，

貴婦們的髮飾，

彩蝶紋

隨意地飄，

髮上的珠光，

在肉湯的蒸汽上

浮動。

誰敢說，

桂林不是一座
有權威的城！

四方的農民，

都匍伏在牠的腳下，

恭敬地

獻上了自己的貢品。

當夜悄悄地

踏着慢狐步走來的時候，

牠也就

被紅色的霧抱起，

輕輕地浮在空中，

巨大的建築物，

射出微紅的

媚眼，……

格外顯得他的

華貴和尊榮。

可是在這光芒的後面，

黑夜披覆着陰謀，

做着人命的

買賣。

這買賣比古代的魔術

和傳說，

還要可驚！

而且日子久了，

軍官們

因為被戰爭遺忘，

而感到寂寞起來了，
於是他

挺起了

生鏽的刺

以最勇敢姿態

向人民逞起了威風，

他們說，只有用這，

才能够保持着

『秩序』與安寧。

唉，桂林城，

眼淚底海裏，

浮起了多少

歡欣底泡沫！

呻吟被沉溺在

浮華的下面。

他們說：

牠是永遠無憂的，

永遠繁華的，

永遠幸福的。

誰敢說

敵人還會來進攻呢？——

這一個冒險家的樂園。

二 勝利城的陷落

曾經有一位將軍

因爲創造了三次奇跡而驕傲。

他指着山

說是勝利山，

他指着城

說是勝利城，

而他自己則是「勝利將軍」。

他斷言敵人不敢再來，

因爲敵人實在懼怕他的威名。

就是在這位將軍

甜睡在粉紅色的懷裏的時候，

敵人在一個夜間，

渡過了新牆河，

放了幾管鎗，

又佔了撈刀河的南岸。

於是將軍大呼「鎮定」！

同時又倉皇撤退，

就在這混亂中

勝利城「情況不明」。

這時候，

桂林開始了耳語，

人們在傳說着

長沙是怎樣棄守：

一個警報把人們

騙出了城，

然後再來一個緊急疏散，

母親回不去看她的孩子，

有錢的

也只剩下個光身。

於是飢餓的士兵

拋棄了鎗和炮，

拾起那失去了主人的

珍貴的物品，

跟着難民羣

英勇地突出了重圍！

三 難民群的進軍

難民像潮水般湧來。

有些是乘汽車來的，

有些是爬在車頂上來的，
有些是跑路來的，

每個人的臉色，

都像紙一般黃，

在黃昏的薄光中，

腳踢在

桂林人的屋簷下面。

不管你以前是工廠主，

是百萬富翁，

是工人，是苦力，

不管你以前是紳士，是地主，

是農民，是個戶，

不管你是嬌滴滴的

千金小姐，是貴婦，
是女傭，是僕婦，
不管你是學生，
是智識份子，是勞體力的
黃包車夫和報販，
全都一律成爲了難民，
被塞進了古廟裏，
學校裏，招待所裏，
戲院裏，像是一堆
雜柴亂草。
有些人是半裸着上身，
手裏還拿着帽子；
有些人是只穿着一隻鞋，
腳上還套着銀釧；

有些人頭髮像蠟刺，

有些人則眼睛裏含着

惶恐的餘光。

有些人在路旁叩頭

向路人告地狀；

有些人則退隱在屋角，

閉起了眼睛

沉靜無言。

有些老太婆，

爲懷念她的孩子

而哀呼着上天，

有些婦人

爲思念她的丈夫，

而揩拭着

緋紅的砂眼。

孩子在母親懷裏

張着飢渴的小唇，

但母親沒有了乳，

只是滴着一連串的淚。

還有那些生病的人，

明知是絕望了，

痛苦地咬着衣襟，

懇求着

誰來結束他的生命。

他們沒有幸福和愉快，

喉嚨是啞的，

舌頭也變得僵硬，

從他們口裏說出來的，

無非是：某人從火車頂上

跌下來流出了腦漿，

某人跑不動了

被遺失在路上，

某人因失去了身家

而氣憤地投河，

某人在路上遇了土匪，

丢了錢財，又失去了

全家的性命！

這些傷心的話語，

只有傷心的人自己愛聽，

不傷心的人，

爲什麼要來聽這些話，
惹起了一陣無謂的憂愁！
所以人們嫌惡這些難民，
嫌惡他們擾亂了

桂林的快樂與平安，
——雖然另一方面
爲了面子，又表示着
一點稀薄的同情。

只有到了夜深，
街市的騷音
已經止息，
跳舞會裏的音樂，
也已經無聲。

桂林遶圍的山，
在側着頭傾聽，
傾聽那些難民們的
不幸的耳語，
呻吟，歎息，和哭泣……

四 謠言，謠言

耳語漸漸變成了謠言，
謠言從這一個耳朵，
傳到那一個耳朵，
謠言變成了可怕的聲音。

『衡陽失守啦！』

『敵人的便衣隊已到了全州啦！』

『桂林準備放棄啦！』

謠言從每一個角落傳出，

謠言倉皇地攢進每個人的耳朵，

於是這桂林市的人們

開始驚惶，回想起

長沙撤退的倉皇，

人們在担心着桂林的命運。

可是報紙上的標題是：

『戰局穩定，勝利具有信心』

官員們說：『我們的重兵

正佈置在衡山和湘水之間，

準備圍殲敵人。」

有人又在高呼着『鎮定！』

也有人預示着『不久反攻

第四次大捷的奇跡就要來臨！』

謠言呢！誰去相信！

可是謠言呢，誰又敢不相信！

當敵人的隊伍已衝進衡陽城郊，

我囤藏的青兵却還在『鎮定！』

於是那些大呼鎮定的，

已在暗中準備細軟，

那些等候奇跡的，

也早已向銀行裏提款，

物價像水銀柱般下降，
鈔票在乘着飛機飛走，
安全第一啦；貴人的生命！
小汽車給桂林人留下一陣烟灰
向西方的山國馳去。

可是老百姓却抱着腿發愁，
沒有錢，怎樣去走？
人們想起了從衡陽來的
難民們的相貌，
看看自己週圍的家室，
感到有點驚心！

五 將軍

正在這時候，

一位將軍從天空裏飛來。

將軍的領上閃着金星，

將軍的長靴發着亮，

將軍的腰間佩着寶刀，

上面鐫着『不是成功就是成仁。』

將軍是國家的柱石，

將軍曾立過了許多戰功，

你瞧，將軍的面孔多麼尊嚴啊！

眼睛是多麼燦爛有神啊！

將軍的步伐是多麼莊重啊！

將軍的說話是多麼雍容啊！

是的，將軍的手指一動，

就是千萬人的生命，

將軍的一句說話，

就是不可動搖的命令！

幾千萬個頸項在伸長着

等候着將軍的到臨，

幾千萬隻耳朵在張開着，

等候着將軍的聲音，

幾千萬隻眼睛想從

將軍的表情裏獲得希望，

幾千萬個心在拍拍地跳着，

等候着將軍打退強敵的計謀。

大家都這樣相信：

將軍的腦子裏充滿着智慧，

只要他一到來，

一切都可以變得光明。

好容易，將軍真的來了，

踏着端詳的步伐來了，

大家恭敬地等候着，

一面又帶着希望和不安；

果然，將軍步進客廳招待記者啦。

他從容而又帶着微笑，

莊重地走進了主人的席位，

許多人在耳語着：

「將軍比以前還要胖啦！」

現在，客廳裏可以聽見

一枚針掉落的聲音，

於是他站起來，

開始用那以鷄湯

沐浴過的喉嚨發言。

第一句話他說：

「桂林是不能守了。」

第二句話他說：

「現在的戰爭，

是武器對武器的戰爭，

大砲對大砲，

飛機對飛機，

機槍對機槍，

我們的武器打不過敵人，
所以我們沒有把握守住桂林。

『你們趕快疏散罷，

但不要慌張，

重要的是秩序，

你們應該抱着

爲國犧牲的精神，

來迎接這一次的災難。』

將軍的話越說越激昂，

聽的人越驚駭，越失望！

將軍於是又安慰人們：

「你瞧，我準備

連我這座房子都燒掉！

我，爲了國家的緣故，

正決意把這整個城都毀掉！

只要你們有救國的決心，

什麼東西不應該拋棄……」

將軍說完，

就一百八十度打個轉身，

將軍的領上閃着金星，

將軍的長靴發着亮，

將軍的腰間佩着刀，

上面鐫着「不是成功就是成仁。」

將軍用安閑的步伐，

踏上流線型的汽車，

將軍的面孔還是那樣莊嚴，

表情還是那樣從容，那樣微笑……

第二天，將軍又坐上飛機飛走了，

連沙發都走入雲層

去作愉快的旅行。

六 疏散

謠言像是蜂，

像是蒼蠅，

像是蝗虫，

像是螞蟥，

在空中亂飛，

在耳朵裏亂囂，

在我們的心中直鑽。

每個人

都張大眼睛，

豎起耳朵，

聽的是前方消息，

讀的是前方消息，

說的是前方消息，

想索的是前方消息，

再也沒有人關譚了，

謠言和消息締結了婚姻。

從前慢吞吞的紳士，

現在也跨開了快步，

從前穿著斯文的袍子的，

現在也換上了短裝，
從前是塗脂抹粉的，
現在已露出了蒼白的顏色；
從前是油頭粉面的
現在是鬍子滿腮。
你瞧，那十字路，
往來衝突的人
正像是一鍋沸騰的水，
驚惶的眼睛，
像是沸水上的泡沫。
疏散哪，疏散哪，
緊急疏散哪，
報紙在鼓吹着。

要人們在發表着談話，

無線電在廣播着。

走罷，趕快走罷！

趕快離開這

無秩序的桂林城，

可怕的桂林城，

可咒詛的桂林城，

瘋狂的桂林城，

腐爛的桂林城，

荒淫無恥的桂林城！

許多人想走，

可又走不動；

許多人想哭，

可又流不出眼淚！

鳴——鳴——鳴——

警報呀！

鳴，鳴，鳴，鳴，

緊急警報呀！

走呀，趕快走！

走不動也得趕快走，

小汽車，流綫型的汽車，

大卡車，公共汽車，

發了瘋般橫衝直撞的走，

塵煙騰起了一個個旋柱，

像是跳舞着的魔鬼！

至於老百姓，

失望而又焦急地

跑向城郊！

有些是推着手推車，
有些是背着包袱，
有些是提着箱子，
有些是拖着孩子，
一片沉默的面龐，
一片凌亂的脚步，
婦女們的粉臉上
突現出青筋，
男子們的額上
凝着麻斑般的汗！

太陽還是晒得高高的，
草還是搖着頭，
樹葉還是閃着光，

老鷹還是那麼盤旋，
蜘蛛還是那麼跳躍，
蝴蝶還是那麼飛，
蚯蚓還是那麼鑽，
螞蟥還是那麼爬，
然而人呢，
人却給法西斯侵略者
弄得那樣倉皇狼狽，
好像這樣寬廣的大地
都沒有了容納的空間。
有錢的，可以飛，
可是沒有錢的人
兩條腿能够走到什麼地方！

七 亂離

一到夜裏，

燈火是彼熄滅了，

陰森森的風

在馬路上飄來蕩去，

樹葉打着寒噤，

只有巡查隊的脚步

敲響着馬路底青樑。

桂林城是

全給悲哀淹沒了。

每一個屋簷下，
每一個窗子裏，
都在排演着悲劇：

「怎麼？錢呢？」

「錢都存在銀行裏！」

「拿不出來嗎？」

「都拿不出來，他們沒有現款！」

「那沒有錢，怎麼辦呢！」

「完啦，有什麼怎麼辦！」

「沒有弄到車票嗎？」

「沒有！人真太多啦！」

「多出點錢好了！」

『有錢也搶不到位子呀，
車箱都給他們包了！』

『唉，你真是糊塗蟲，
他們，誰是他們！……』

『唉，在這樣的亂世有什麼法子！』

『你滾罷！我自己會走！』

『好，你有本事，去另外找一個！』

『走罷，走罷！』

『沒有錢怎樣去走？』

『但我們不能在這裏等死！』

『走到那裏去呢！』

『沒有錢一步也難移動！』

男子直挺挺地倒在床上

而他的妻子，則伏在他的胸前哭泣！

是的，這是多麼陰森森的夜啊！

守了十多年的夫妻，

在這個夜裏丈夫忽然殘酷地，

伸出手對他的妻子說：

『這筆錢你拿去罷！

我們從此離婚，不要見面！』

是的，這是多麼狠毒的夜啊，

一個急於逃難的女兒，

忽然在私心裏咒詛他的母親早死：

『你既然這樣多病，累贅，

爲什麼不早點爬到棺材裏去休息！』

是的，這是多麼淒厲的夜啊！

病在床上的父親向圍着他的

兒女們揮着手：『你們走罷，

讓我留在這裏守在這裏，

怕什麼，反正是死啦！

讓敵人的狼狗把我咬死好了……』

是的，這是多麼無情的夜啊！

一個新婚的少婦，急忙地

卸下了新裝，準備着行李，

離開自己的丈夫，向不知名的

充滿着恐怖的山野逃去！

是的，這是多麼黑暗的夜啊！

讀書人得拋棄天才的書籍，

詩人得停止他的創作，

花和月亮完全被人遺忘，

歌唱被憂愁所殺死！

是的，在這樣一個夜裏，

只有小偷們會搖弄着手指，

只有強盜的心坎裏，

會點起希望底燈光！

只有漢奸在暗地裏喝酒

加緊地醞製着陰謀詭計，

準備着傀儡底登場。

八 變幻

這是一個大時代，

不愧是一個大時代呀！

在這急轉的漩渦裏，

一切都在顛倒變幻！

百萬富翁在一個夜間失去了一切，

一個窮光蛋突然變成了暴發戶，

從前是官話連篇的，

現在忽然變得啞口無聲，

從前是沉默埋頭的，

現在忽變得激昂慷慨。

教書的去拉了黃包車，

而乞丐反而坐在車上，

市僧突然變成了『英雄』，

而英雄又突然變成了市僧。

前幾天都還是

滿面善良的，貧窮的文士，
而今天突然壟斷了車箱，

於是站在列車旁邊，

橫着眉，揮着手鎗大聲唱着，

「這火車是我的，

沒有錢的請勿進來！」

前幾天都還是

自命不凡的女士，

唇邊掛着革命的言辭，

而今天却穿上了

華貴的服飾做了姨太太，

踏上了顯要們的小包車

揮着眼淚，

對於舊時的同伴

只好無言而去。

前幾天都還是

拍着胸膛誇耀着，

自己是如何協助了

別人，忘記了自己的

慷慨的人物，

而今天，最微小的麵包屑，

都藏在袋子裏，

不肯分一點給予別人！

前幾天都還是

面孔尊嚴，

連說二句話，

連舉一隻手，

都要考慮的紳士，

而現在竟出賣了朋友
把現款捲逃，
失去了蹤跡！
真像是在水面上
一條吃飽了的魚，
搖一搖尾巴
就潛沉在淵底。
前幾天都還是
那麼一副忠實面孔，
指手劃腳地
罵人沒有信義的人，
一到第二天，
他弄到了辦法，
就又悄悄地

瞞着朋友溜走。

唉，戰爭，可怕的戰爭，

牠無情地

剝奪了許多人的

虛偽的外衣，

赤裸裸的露出了原形！

唉，真難呢，那裏去找一個患難的朋友！

九 祖國的兒女們

可是革命的煉火

同樣的也鍛煉出英雄，

挺起了胸膛，
舉起手

當成了旗幟。

「迎上前去罷」，

他們吶喊着，

他們擎起了國旗，

把戰鬥的歌，

重新帶回到

晴朗的太陽底下。

整齊的隊伍

出現在街上，

大出喪的

低愁的曲子，

被放逐到遠方。

於是在戲院裏，
在會堂，在街上，
廣播着宏亮的聲音：

「同胞們，

不要怕，

怕什麼？——

如果我們

敢同敵人戰鬥。

我們不是卑怯的懦夫，

讓我們站住罷，

不要走！

逃！我要問你們

能够逃到什麼地方去！

沒有錢，

你能够逃嗎？

沒有錢，

你逃了以後

又能够活嗎？

唔，逃難！

我們逃得够啦！

從上海逃到南京，

從南京逃到漢口長沙，

從長沙逃到衡陽，桂林，

唔，現在還要逃！

我要問你們

能够逃到什麼地方去！

請你們看看地圖

大後方還有多少地方！

請你們閉着眼睛想想，

大後方有什麼東西會迎接我們！

與其到後方去

凍死，餓死，病死，

那就不如留在這裏戰死！

讓那些有錢有勢的老爺們去逃，

讓那些花花綠綠的姑娘們去逃，

讓那些卑怯的懦夫們去逃，

勇敢的祖國兒女們，

讓我們站住罷！

你看那一個個山，

是多麼勇敢地站着！

你看那些婆娑樹木，

是多麼慘戚地低頭！

你看那些牛羊是多麼依依動人！

你看那曲折的河

是多麼值人留戀！

你們能够丟開牠們嗎？

不，不要走！

敵人如果打過來，

我們就向敵人所自來的地方

打過去！

我們不是花朵，

我們是堅硬的樹木

從土地裏生長出來，

也要在這土地裏死去！」

這宏亮的聲音，

吹散了

佈覆在空氣裏的恐怖，

這宏亮的聲音

正是一個莊嚴的宣誓，

打擊了謠言

恢復了自己的信心。

這宏亮的聲音

像是一支光芒的旗幟

插在高山的山頂，

又像是號角

在向四方召喚……

然而那些卑怯的懦夫們，
怕的不是敵人，

而是人民，

他們所懼怕的，

不是前綫而是後方，

他們所關心的，

不是勝利，而是『秩序』，

所愛的是卑怯，

所恨的是英雄，

於是他們用毒蛇，蜈蚣

蝎蜥，蟾蜍，蜘蛛，臭蟲，蚊蚋，

口裏煉出來的毒汁，

拿來噴到這些人的頭上。

他們從外面去威脅，

又從內面去分化，
於是這些人被迫着，
又不能不離棄崗位
一個個挾着火種逃亡！

桂林的命運於是被決定了。

幾千萬人擠擁成

逃難的行列，

這是最大規模的出喪，
千萬人帶着無聲的眼淚
唱着大桂林的葬曲。

十、墓地似的街上

人都疏散完了，
每間店都關着門
像是黑色的墓碑。
一眼望過去，
兩旁的樹木，
交互擁抱着，
像是不忍離別的情人。
而在街上陰沉沉的綠蔭底下，
冷冷靜靜的，
只有兩三個
盲目的乞丐，
用破竹杖敲着
被千萬雙腳
所遺棄了的，

可憐的泥土！

沒有聲音，

連耳語都聽不見，

車輪兒

輪到那裏去了呢？

那些美妙的歌喉，

那些滑稽的鼓吹手，

那些胡琴聲音，

到那裏去了呢？

啊，牠們

早已隨着主人，

飛到了後方，

替另一個無憂的城市，

裝飾着太平！

我彷彿看見了

一條給大水冲過了

乾涸的河床，

這兒剩下的

只是殘渣和瓦礫。

一隻耗子，拱着尾巴

不慌不忙地走過了街，

——是牠才是主人，

啃食着桂林市的殘骸。

十一 灘江的夕暮

太陽欲去不去的

停留在山腰，

夕陽流着血！

有些小山

在暮靄裏

低頭哭訴：

爲什麼這些孩子們

把牠們拋棄——

這樣無情！

只有那巨大的茅山，

悲憤地鼓着氣，

挺立在濰江的那一邊

好像在宣言，

我是不走的

怕什麼呢？

你瞧我！

經歷過多少

歷史上的巨劫

還依然健在！

灘水有氣無力地流，

早已失去了，

青山送給牠的

碧綠的顏色。

黑黝黝地蒙着一種憂愁。

一向在牠懷抱裏的船，

也早都已遠離，

牠好像是一個

被孩子們

丟棄了的老寡婦，

在喃喃自語，

爲懷念着舊夢而傷心。

中正橋，

沒有一個人影，

牠的腹底下

已被人安置了炸藥，

牠是不是也知道

只要命令一到，

牠就要粉骨碎身？

幾千百人的勞動，

結成的功績，

只一轉眼間，
就要被毫不吝惜地
炸作烟灰！

啊，你瞧！

那些黃澄澄的

含着穀粒的稻子，

那些披滿了綠草

的原野，

那些在綠葉

懷抱裏的

纍纍的柑橙，

肥碩的柚子，

那些一堆堆的村舍，

那些在夕陽低下

參差玲瓏的樓閣。

唉，你這樣肥美的土地，

你這忍受了多少飢餓，

流了多少苦汗

才培育出來的果實。

你也知道不知道，

不久要被換上

一個征服者的主人，

不久，象鼻山要擡上

一枝太陽旗，

向我們的山川嘲笑？

滬江的對岸

草還是青青，
譬洲上面，
淡黃的霧
漸漸變作紫灰，
穿山那裏有一粒小燈，
一明又一滅，
像是垂死人的眼睛，
開一下又閉，
閉了一下又開，
但人都走完了，
誰也不會來給
這些寂寞的山河
以一點慰安！

十二 寂寞的月亮

月亮照在湖邊，
湖邊沒有人行；
月亮照在林中，
林中沒有人耳語；
月亮照在洋台上，
月亮照在屋簷下，
月亮照在窗子裏，
月亮照在竹籬邊，
月亮闖入到空屋裏，
淒楚而又徬徨地

摸著冷漠

而又死寂的

古壁上的塵埃。

啊，人呢？

——人都逃難在四方。

於是月亮也感到寂寞起來
躲在牆根下，無聲地哭泣！

人聲早就沒有了，還不到夜半。

青蛙在湖上放肆地鼓噪起來，

小蟲在草畔盡情地悲泣起來，

野貓在屋頂上呼喚起來，

耗子在牆角頭尖叫起來，

柚子花的香氣在慘白的

空氣裏，無目的地散步，
牠不知道牠究竟是爲誰而香！

那些在林散步的人，
那些在洋台上閑眺的人，
那些在屋簷下娓娓談話的人
那些在窗子裏敘着家常的人，
那些在竹籬邊悄悄情語的人，
現在都塞進那一個車箱的角落？
躲在那一家的屋簷下？
睡在那一個地方的草窩裏？
聽着野獸們的貪婪的呼嘯！
他們一定會在模糊的夢中
看見這透明的月色罷？

他們也會記起

這些柳蔭，

這些洋台，

這些屋簷，

這些窗子，

這些竹籬，

想起了離散了的父母，

妻兒，兄弟，朋友，

而在遙遠的不知名的地方

流着淒涼的眼淚罷！

啊，月亮，你用不着

在這荒涼的舊城尋覓，

你應該到山間，草地，

洞穴、岩邊，
荒涼的村落，
孤寒的野店裏，
去照見你的故人！

十三 環湖路

環湖路，
沒有了
淡紅色的燈光，
失了血的月色，
拖着長長的樹影，
睡在

給風吹涼了的階上。

環湖路，

沒有了

舞裙的搖曳，

蕩婦們的笑語，

小蚱蜢

跳躍在草地上，

樹葉

顫着慘白的口唇，

背誦着，

過去聽來的

情話。

環湖路，

夜霧

像白色的壽衣，

包裹着

巍巍的邸第，

還有

那頰長的女郎，

也不知在什麼地方，

已倚靠着

別人的手臂。

啊，樹蔭下，

緊閉着的

黑魆魆的窗，

那是埋着愛情的墳墓！

即使我用手

去叩牠一下，

我知道，

也不會

再有人嚶然地，

應我一聲……

十四 號外

『號外呀！號外呀！』

報童在揚着報紙瘋狂地叫喊，

『衡陽克復』

反攻長沙，』

路口上貼着大紅字的標語。

爆仗燒起來，

人們從暗夜中爬起，

人們相聚在街頭，

大家交互着愉快的微笑，

有人在傳說：勝利將軍又要來

第四次的奇跡！

於是桂林又復活了，

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走出了這樣多人，

十字路口閃着輝煌的燈光，

往來着幢幢的人影，

爆仗在空氣中跳蕩，

硝煙刺激着眼珠使人流淚。

那些關閉着的店門，

馬上又開了張，

商人們的心也好像爆仗般

快樂得快要爆炸開來。

人們在相信：

今後的天下不僅是太平幸福，

而且還要活得格外稱心。

玲瓏的跳舞廳在加緊髹漆，

環湖路的草地，加上了

醉人的華貴的宮燈。

『號外呀，號外呀。』

報章在揚着報紙瘋狂地叫喊

『衡陽克復，

反攻長沙，

我軍不久就要合圍！』

真的好像

奇跡就要出現在眼前，

幸福會從天下降，

爲勝利而陶醉的人們，

笑歪了比蝦蟆還要闊的嘴唇！

十五 重逢

於是衙署的門重新大開，

久違了的衛士，
又英武地站上了哨崗，
長官們不知從什麼地方
又悄悄地跑了回來，
而且嚇然震怒，
聲明『守土有責』，
要爲百姓的生命關心。
於是發了許多命令，
要那些奉令撤退的
立即撤回！
是的，至少也要擺出一副
整齊的陣容
來等候勝利的消息啊！

那些逃亡在鄉野的，
那些流落在山地裏的，
那些困頓在風沙裏的，
都又陸續地乘車，坐船
牽男帶女的回來，
含着悲哀而又愉快的眼淚回來。
他們欣幸地看見這幸福之城，
還是安穩地睡在綠絨般的草地上。
他們的舊居，窗戶，
還是安詳地含着陽光。
他們父親看見孩子，
丈夫抱着老婆，
互相哭訴着，
逃難途中的災難，

別離後的酸辛。

於是他們發誓：

今後永遠不再逃離，

永遠不再別離，

永遠不要看見戰爭。

桂林城要永遠成爲幸福之城。

有一位妻子，

帶着三個孩子出去，

只帶着一個活的孩子回來，

一看見丈夫就倒在他的懷裏痛哭，

她說：即使以後桂林要變成墳墓，

他們也要死在一起！

十六 照舊又是太平

真的不錯

桂林是無憂之城！

天下照舊又是太平了。

一切都是原封一樣：

幸福的還是幸福，

跳舞的還是跳舞，

賭博的還是賭博，

投機的還是投機，

冒險的還是冒險，

貪污的還是貪污，

喇叭還是照舊吹，
短笛還是照舊奏，
那死了的就是死了，
那受苦難的也是活該。
不快樂的人才是笨豬呢！
每天早上是大捷，
每個晚上是驕外，
每個人的面孔都興奮得發紅，
每一個捷音醞造着一個新夢，
快活的有錢人，
用號外來下着酒！
讓爆竹燒罷，
他彈去了桂林的憂鬱；
讓牠去召喚，

召喚那些逃難的
快點回來！

十七 背叛

將軍困守在衡陽

等候救兵；

而救兵却滯留在外圍，

進了一步又退回一步，

守着日寇的旌旗。

士兵們在衡陽街上流着血，

可是桂林城還在呼着『號外』

安享着太平。

將軍發出了最後的遺囑，
他堅決地說；

「願爲國而死，
決不偷生！」

可是發完了電報以後，
他就舉起雙手投降，
在總部面前掛起了白旗。

將軍殺人是勇敢的，
但當手鎗指在自己的胸前，
他的手又爲什麼發抖啊！

將軍低頭做了俘虜，
將軍一下子就失去了威嚴，

將軍無意於爲祖國而死，
於是就被放在廣播器面前，
廣播出背叛祖國的宣言！

這時候，桂林的號外
才漸漸停息，

而又代替以耳語和謠言了。
謠言誰去相信呢！

但謠言誰又敢不相信呢！？
於是又有人漸漸擔心。

十八 潰散

『不要怕，敵人不會來的，

敵人會西進；」

『不要怕，敵人不會來的，

敵人會南下；』

『不要怕，敵人即使會來

黃沙河守着我們的勁旅，

——那是飢虎之群。』

政論家作着這樣的分析。

不過那飢虎之群

的確是一支勁旅呀，

牠遠遠地從西方的高原調來，

牠一路掃蕩着牛羊鷄鴨走來，

勇敢地毆打着員工路警走來，

腳踏着人民的稻穀走來，

檢拾着百姓們袋子裏的

最後的鈔票走來，

士兵們雖然食不飽，

但一副骨頭架子還是非常堅挺，

而且訓練得法

射擊和劈刺都十分有名。

呃，正是這支勁旅守着

幸福之城的大門！

可是不會來的敵人

竟然來了！

機關大砲響了一個徹夜，

火鏟吞沒了星星，

黃沙河成爲了有名的戰場。

記者先生還準備

爲這個偉大的戰場寫下記錄，

並且在這個史跡上貼上自己的大名。

但是第二天早晨，

當赤紅的太陽出現在江邊，

我們的勁旅可突然不見了，

在江邊只剩下零零落落的尸體，

和搬不動的大砲和子彈！——

連敵人也有點稀奇：

我們用的是什麼神出鬼沒的奇兵！

十九 夜奔

『黃沙河丟了啦！』

半夜裏

有人在街上大聲喊着，
接着就是雜沓的步履
向四下驚奔。

有人在大聲呼喚着，
有人在大聲驚叫着，

幾千隻樓梯響成

轟轟轟的聲音

的的踏，的的踏，的的踏，

那是幾萬隻腳在那裏急走。

景靈拱隆景靈拱隆，

千萬隻箱子在碰撞！

那是敵人的機槍聲嗎？

那是敵人的車輪聲嗎？

那是敵人的馬蹄聲嗎？

快啲，快啲，快啲，

來不及打疊行李，

在黑夜裏，

大家摸索着亂走。

沒有燈，

沒有月亮，

沒有星，

真是瞎了眼睛的夜啊！

有人跌倒在樓梯旁邊，

有人絆倒在馬路上，

有人哭哭啼啼，

一路丟棄着

過多的行李。

母親失去了孩子，

丈夫失去了妻兒……

好像敵人就緊追在後面！

格格格……格格格……

突然一陣機槍響聲，

咣啦，又是一管冷槍，

有人說：

『也許是敵人的傘兵來啦。』

於是大家跑得更快

更忙亂，

像失了魂似的慌張；
在黑夜裏，

誰也辨不出方向，

只跟着黑影亂奔……

唉，黃沙河，黃沙河，

你爲什麼不變作

一條大大的繩索，

絆住敵人的腿腳！

二十 火車

唉，那是火車站嗎？

那是由千人萬人

積成的蠕動着的人堆呀！

幾十萬人哪，

就靠這麼小小一條鐵軌輸送。

列車爬在地上不動；

每個車窗裏都緊塞着

快要溢出來的人。

馬桶和人頭被堆疊在一起。

車頂上，車肚下，

車箱和車箱的間隙，

也全都是人呀！

兩隻手，兩隻腳的人呀。

兩隻眼睛，一個頭顱的人呀！

車上的人哭着喊着罵着，
有些人剛要爬上去，

就掉了下來，

有些人爬了上去，

又給人推了下來，

有些父親母親都爬了上去，

可是孩子還在頓着腳

留在地下哭喊！

坐不到車的人

在車旁邊巡來巡去，

他們恨火車爲什麼

不是橡皮，

可以多塞幾個！

他們又恨自己

爲什麼不是蒼蠅螞蟻，

可以塞進最微小的間隙，

有些人痴望着，

眼睛像石頭似的

沒有了光彩。

幾千個面孔

結合成烏黑的愁雲。

有些人奔跑衝撞，

作着無目的底追求，

就是看見最熟的朋友

也忘記了理睬！

站長室裏

有些人惡狠狠

用手槍對準他的胸膛說，

『趕快調車來，趕快！』

可是又有人眉來眼去，

偷偷地把鈔票，

塞進他的袋裏。

火車還是沒有開，

車皮上，

反射着焦灼的陽光，

汗變成了膠汁，

熱氣吹成了風。

堆在車站上的人，

一個個都變成了熱鍋裏的蚱蜢，

一個個都變成了
發着腥臭的動物。

火車還是沒有開，
司機伸出手來說：

『我們太苦了，

沒有錢，我們不開！』

搖旗的伸出手來說：

『他們有了錢

我們沒有，我們不開，』

撥軌的伸出手來說：

『拿錢來罷，

我們沒有，你就休想開走！』

沒有手槍，
而又沒有錢的人，

那就只好永遠堆在站上，
像貨物般發朽腐爛，
一直給人們的腳踏成肉泥！

火車開啦，
綠旗子搖過了，
火車開啦，
軌道撥好了，
火車開啦，
輪子轉動了，
有人從車頂上

一失足，

哇的一聲跌倒下來，

有人從輪軸旁邊，

坐不牢，

哇的一聲跌倒下來。

他們都是人呢，

可是却像蒼蠅般微賤地死亡！

火車移動了，

車輪在這些人的

腿肚上輾了過去，

車輪在這些人的

血跡上輾了過去，

老太婆爬不上車，

在那裏跌足號啕，

孩子們爬不上車

在一面哭喊，

一面追趕，

車上女人掩着面哭泣，

男人在揩拭着

無可奈何的苦淚，

轟隆，轟隆，轟隆，

火車無情地馳走，

車站上的人，

呼號擾攘着

焦急而又惶恐地，

等着下一班車的命運

廿一 這好像是世界底末日

轟！轟！轟！……

轟隆！轟隆！轟隆！……

啊，火！

啊火！

啊，這裏是火！

啊，那裏是火！

啊，這裏是烟！

啊，那裏是烟！

幾十百個烟柱突起，

幾十百個烟柱衝入天空！

轟！轟！轟！

轟隆！轟隆！轟隆！

炸毀飛機場呀！

炸毀中正橋呀！

炸毀東鎮路呀！……

啊牆壁在震顫，

地皮在爆裂！

啊，到處都是火，

啊，滿天滿地都是烟，

沙塵塞滿了空中！

樹葉乾枯了，

高樓倒塌了，

耗子到處亂竄

狗在狂奔，

河魚在急跳。

轟，轟，轟，轟！

轟隆隆，轟隆隆，轟隆隆！

這裏是火！

那裏是火！

到處都是火！

啊，桂林的火，

把桂林都燒紅啦，

桂林的烟

把雲都熏黑啦，

烟球在大街上

打着盤旋，

窗子裏

吐出了火舌。

唉，這是多麼恐怖的日子喲！
他們炸喲，燒喲！

火在廣場上

放肆地

作着旋舞呀！

一切壞的，

好的，

沒用的，

珍貴的，

都在一齊毀滅了。

那些平時驕縱的人，

現在也好像早已完全死滅了！

——唉，這真好像是世界的末日，

廿二 難民交響曲

•101•

難民，
被堆積在車上，
睡覺的，
發着惡夢，
訴訴聲，
間雜着
悲慘的，
流浪的歌聲。
窗子外，

樹葉

已凋零，

車子裏，

悶熱得

吐不出氣，

一個山

又一個山，

好像是強人

要攔劫

客人。

大家都十分疲倦

又十分飢餓

大學教授，

手抓着

混和着泥沙的

冷飯，

像飢餓的鵝

貪婪地

吞食，

睜着大眼。

小姐

對着鏡子，

因看見自己的

蒼老的

容顏而吃驚，

用手指

揩着額上的

綳紋，

而又輕微地

悲歎。

文綳綳的

紳士，

用手掩着

撕破了的衣襟，

幾次拿出錢來，

都搶不到

小販手裏的

食品！

總算是，

把災禍

遺留在後面了，

那不幸之城！

大家都這樣想：

生命是獲救了，

至於將來，

那誰去想！

如果會餓死，

那也只好

算是命！

逃出來了，

總勝過留在後面。

天漸漸黑了，
夜色茫茫，

冷冷的星，

點綴在

天上。

人們都舒了口氣，

回頭望望桂林，

正是一片

淡淡的紅光。

『桂林在燒喇！』

一個人驚歎着，

全車的人

都忽然被提醒，
想起了

那些親戚，朋友，
那些沒有走出的，
那些病死的，
那些輾死的，
那些被父母

遺棄在站上的
不知存亡的孩子，
有人在嗚咽，
也有人在暗中
流淚！

唉，這一次慘劫，
死的人

真是

說也說不盡，
算也算不完！

廿三 沒有兵嗎？

敵人從桂林梧州，

一步步迫緊來了，

坐鎮在南方的將軍，

大聲喊着：『沒有兵，沒有兵！』

急電打上去，

急電又打回來說，

『上頭調不出兵！』

沒有兵就得撤退啦！

於是日本人

像是一羣狼羣，

毫沒遮欄地

衝進了老百姓的

住宅，田園。

但是，真的沒有兵嗎？

好多好多兵

還屯在渭河的平原啊！

他們閑着在捉蟲子呢，

他們閑着在挖耳朵呢，

他們閑着在草地上曬太陽呢，

他們在豎起紅旗

做他們的練習的耙子呢，
他們打賭着

什麼時候可以向延安進軍呢，

軍官們舉起了酒杯，

漲紅着肥短脖子瘋狂地喊：

爲預祝北征的勝利而乾杯呢！

馬都肥得快要爆炸開來啦，

大砲都已快要生鏽啦，

可是他們蝗虫般

把渭河平原的穀子吃光，

他們却不肯移動。

西南的烽火，

儘管把地都燒紅，

石頭都燒枯，

儘管一個城市

又一個城市失陷，

儘管一個村莊

又一個村莊被焚毀，

幾千百萬人被殺死，被侮辱，

儘管鮮紅的血滴在石頭上，

變成了紫色，

再變成黑色，

再變成塵砂，

可是他們却斂着手，

眼睛翻向着天

露出冷漠的表情，

好像這地方

不是我們的國土。

這是誰養的兵？

老百姓出了錢

是爲了保護誰的？

養了兵是幹什麼的？

是誰？我要問是誰，

對我們老百姓

犯了這樣大的罪惡！

廿四 逃難，逃到什麼地方？

從柳州到宜山，

到金城江到六甲，

到河池到南丹，

難民們像是一羣羊
後面緊迫着追兵！

走呀，走呀，走呀，

沒有時間喘息，

沒有時間回想，

沒有時間流淚，

腳都跑腫啦

背東西的肩上流着血，

露出了骨，

唉，真是走不完的路喲！

山層疊着山，

左一彎右一彎的路，

一起一伏的山坡，

尖牙利齒的石，

啊，逃難，逃到什麼地方去呢？

後面的追兵一天一天近，

前面又說已緊急疏散。

不要走了罷！

難道我們真的要逃上貴陽，

逃上重慶，逃上成都，逃上西康，

向大雪山去哭訴我們的

流亡的痛苦？

啊滿天滿地都是雪呀，

那是北方的雪呀！

南方人沒有見過的雪呀！

雪飄在冰凌凌的河床上，

沒有聲音，

雪飄在濕漉漉的泥土上，
沒有聲音，

雪飄在山頂上，
沒有聲音，

千千万萬的難民
無聲無息地倒下，

來不及留下一句遺言，

啊，讓死去的都變成泥土罷，
變成悲哀的泥土，

憤怒的泥土，

復仇的泥土啊！

悲愁的天低沉沉地，
壓在狹隘的幽谷上，

難民，拖着幾里長的行列，
天色晚了，那裏去找宿地呢？
唉，這苦難的一群，
究竟還能不能算是祖國的孩子！

廿五 夜宿

夜把一切都封鎖起來了。
大家停下來，
瑟縮地聚在一起，
一個個俯瞰下來的山岩，
像是要食人的魔鬼。

一堆堆野火

在半山焚燒起來，

唉，那是多麼紅啊！

遠遠地看起來

眞像是才從什麼人口中
吐出來的一口鮮血！

許多人把凍腫了的

腳和手伸近那火堆，

面對面的，

默默地，

沒有哭泣，

沒有歎息，

沒有話說，

一切的

悲哀，

仇恨，

憤慨，

都被深深地藏在這沉默裏面。

是的，當一個人最悲憤的時候
是不說話的喲！

但心裏面，大家都在想起，

今天早上的事：

一個老者

乘着夜裏

把自己吊在樹上，

而在胸前則

親筆寫着幾個大字：

『蔣介石萬歲！』

『啊，蔣介石萬歲！』

那是多麼大的諷刺！

廿六 追兵

天才剛亮，

當烏鴉正啞着喉嚨哭的時候，

腳步聲已從後面趕來了，

夜一般黑的臉孔上

又充滿着驚惶，

脚步是短促而又緊張。

『喂後面敵人的騎兵趕來啦！
只還有二十華里！』

『那怎麼辦哪！』

大家都沉吟着，
睡着的被拉了起來，
但又倒了下去。

但是不一會，
開過去的汽車，
又開回來了，
走過去的人，
也退縮在山邊，
『敵人到了啦！』

前面獨山完啦！……
正在癢得利害囉！」

『唉，那怎麼辦哪！
前面後面都是敵人……』
睡着的也自己爬了起來
他們向週圍閃着眼睛！

『你瞧，那裏來啦！』
有人手指着山後，
開始向山頂奔跑，
『怕啦啦，……』
一管鎗聲把山都
驚得咆哮！

逃呀，逃呀……

像是受了驚的鳥兒

人們就四散奔逃。

逃難的隊伍完全被衝散了，

有些人給馬刀殺死，

有些人背脊上

給子彈洞穿，

有些人跌倒以後，

就再也沒有爬起，

有些人踢了一個腳趾

就跌入到谷中，

有些人爬進到叢莽裏

被餓狼抓去，

有些人逃入深山

迷失了路途，

還有些人，從此以後

就再也沒有被人看見，

只存在在母親和妻子的夢中，

誰也說不出他後來的命運！

廿七 火星

可是在這同時，

那些散佈在敵人後方的

田野裏的人，

却和茂密的森林般，

照舊植根在自己的泥土上——

他們沒有走，

他們捨不得生命所依存的土地！

天有時晴，有時雨，

但你可曾看見海

牠什麼時候會乾？

人民是永生的，

鐵鎚打在鐵板上

到處都飛迸着火星！

革命的種子被散開，

埋在稻田裏的步鎗

比土地還要沉默！

三三兩兩的人，

來往在偏僻的農村，
牛舍裏開着會。

打散了的騎兵

拿着手榴彈向鄉民乞食。

農兵們拿着米去買鎗，

三個兩個人變成三隊兩隊，

步鎗開始掛在肩上

這兒那兒，襲擊着敵人。

成立了人民的武裝。

他們像山一般

胆開着胸膛

讓溫暖的陽光給予慰撫，

他們因為感到有力而驕傲，
他們不覺得憂愁。

牛背上的孩子

也張開口唱着戰鬥的歌：

『我就是爛上的荊棘，

在敵人走過時

也要狠狠地刺他一針……』

他們用粗糙的手

創造了新的天地，

可是，爲了要歌誦他們

我們得另寫一章。

廿八 悼念

大時代的一幕悲劇已經收場，

回想起過去的事情

誰也不能不深沉地悼念：

讓我們向那些

發出了最後的子彈以後，受傷致死的死者致敬；

讓我們向那些

在潰退中，始終站在戰鬥的崗位上的英雄致敬；

讓我們向那些

被敵人俘虜以後，因不願投降而犧牲的死者致敬；

讓我們向那些

受了致命的重傷，而最後跌倒在路上
的死者致敬；

讓我們向那些

被敵人圍困在山中逃不出來而餓死
的死者致敬；

讓我們向那些

因愛國思想而被敵人慘殺的青年
致敬；

讓我們向那些

爲了守護自己的家鄉，而被敵人的
狼狗咬斃的死者致敬；

讓我們向那些

把自己的腦漿塗在祖國的原野上
的死者致敬；

讓我們向那些

把自己的血染紅了祖國的河流的
死者致敬；

讓我們向那些

臨死的時候還高呼着復仇的死者
致敬；

讓我們向那些

以自己的手鎗擊碎自己的腦壳的人們致敬；
讓我們向那些

在倉皇撤退中、萬千的無辜的死者致敬，

讓我們向那些

跌死在溝渠裏，被人摘去了心肝的死者致敬。

中華民族是永生的，

我們要永遠紀念他們，

並緊緊地記着：他們是爲什麼而死，

是誰殺死他們，

和誰令他們被人殺死！

廿九 咒詛

是誰使他們被人殺死的啊！

對那些平時只會敲剝百姓出賣民族的『偉人們』我們是永遠記得的，

對那些看着敵人進來食生怕死的將軍們，我們是永遠記得的，

對那些剝削士兵，吞食空額的官佐們，我們是永遠記得的，

對那些打家劫舍在敵人面前只會逃跑的懦漢們，我們是永遠記得的，

對那些貪污腐化遇事倉皇的『官僚』們，我們是永遠記得的，

對那些敲詐人民，敲骨吸髓的酷吏們，我們是永遠記得的，

對那些屯積居奇壟斷市場的富豪們，我們是永遠記得的，

對那些豪奢，無賴的寄生生活的人們，他們是永遠記得的，

讓我們都記錄在賬上罷

總有一天，我們要和他們全盤清算啊！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脫稿於廣州

勘誤表

正文	別文	面	行
正	文	3	2
投機家的夢，	謊言呢！誰去相信！	20	6
……書籍，	……大聲唱着，	39	12
蟾蜍	千萬人帶着無聲的眼淚	42	4
好像在宣言，	……大砲和子彈——	52	11
……大砲和子彈。	轟轟轟的聲音	53	10
兩隻腳的人呀，	兩隻腳的人呀。	57	13
投機家的夢	謊言呢，誰去相信！	84	9
……書籍，	……大聲喝着，	85	9
蟾蜍	千萬人帶着眼淚無聲的眼淚	89	13
好像在宣言：	……大砲和子彈。		
轟轟轟的聲音，	兩隻腳的人呀，		

			125	121	118	106		102		98	96、
13	12	9	7	11	12	13	12	13	6	13	
胆開着胸膛	他們像山一般	……襲擊着敵人。	他們向周圍閃着眼睛！	一個老者	一個人驚歎着，	又十分飢餓	大家都十分疲倦	耗子到處亂竄	啊，牆壁在震顫，	……命運	
袒開着胸膛	他們像山一般，	……襲擊着敵人，	他們向周圍閃着眼睛。	一個老者，	一個人驚歎着。	又十分飢餓，	大家都十分疲倦，	耗子到處亂竄，	啊，牆壁在震顫，	……命運。	

本書作者其他最近譯著：

西班牙譯詩選

沙多霞（俄詩選譯）

美麗的黑海（散文集）

論詩（論文集）

抒情小品（散文集）

暗影（小說集）

民主運動講話（論文集）

我從監獄中出來（即出）

再見（即出）

論約瑟夫的外套（即出）

桂林底撤退

• 版權所有 •

定價： 一元八角	經售者： 各大書店	出版者： 群力書店	著者： 黃葉眠
-------------	--------------	--------------	------------

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出版

3-1

